

T5236.7/2213

41

7

5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4 1932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晉江何喬遠稗考選

記

樓殿

御製

太祖高皇帝

閱江樓記 有序

臣何喬遠奉勅

朕聞昔聖君之作必詢於賢而後興  
噫聖人之心出哉朕嘗存之於心雖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MAR 14 1985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晉江何喬遠稗孝選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記一

樓殿

御製

太祖高皇帝

臣何喬遠恭輯

閱江樓記 有序

朕聞昔聖君之作必詢於賢而後興  
噫聖人之心幽哉朕嘗存之於心雖

萬千之學猶不能做今年欲役囚者  
建閱江樓於獅子山自謀將與朝無  
入諫者抵期而上天垂象責朕以不  
急卽日惶懼乃罷其工試令諸職事  
妄爲閱江樓記以試其人及至以記  
來獻節奏雖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  
終無超者朕特假爲臣言而自尊不  
覺述而滿章故序云

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皇帝坐東黃閣詢臣

某曰京城西北龍灣獅子山扼險而拒勢朕欲  
作樓以壯之雄伏遐邇名曰閱江樓雖樓未造  
爾先爲之記臣某謹拜手稽首而言曰臣聞古  
人之君天下作宮室以居之深高城隍以防之  
此王公設險之當爲非有益而不興土階三尺  
茅茨不剪誠可信也今皇上神謀妙算人固弗  
及乃有獅子山扼險拒勢之詔將欲命工臣請  
較之而後舉且金陵之形勢豈不爲華夷之魁  
何以見之昔孫吳居此而有南土雖奸操忠亮

卒不能擅取者一絲長江之天塹次絲權德以  
沾民當是時宇內三分勁敵豈小小哉猶不能  
侵江左豈假閱江樓之拒勢乎今也皇上聲教  
遠被遐荒守在四夷道布天下民情效順險已  
固矣又何假閱江樓之高扼險而拒勢者歟夫  
宮室之廣臺榭之興不急之務土木之工聖君  
之所不爲皇上撥亂返正新造之國爲民父母  
協和萬邦使愚夫愚婦無有謗者實臣之願也  
臣雖違命文不記樓安得不拜手稽首以歌陛

記一

下納忠款而歛興造息元元於市鄉乃爲歌曰  
天運循環百物禎頌真人立命四海咸安臣歌  
聖德齒豁鬚斑億萬斯年君壽南山

宣宗章皇帝

臣何喬遠恭輯

御製廣寒殿記

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隅周迴數里而崇  
陪之皆奇石積疊以成巍巍乎轟轟乎巉巉峭  
削盤迴起伏或陟絕如壑或嵌巖如屋左右二  
道宛轉而上步躡屢息乃造其巔而飛樓複閣

廣亭危榭東西拱向頰仰輝映不可殫紀最高者爲廣寒殿崇棟飛檐金鋪玉砌重丹疊翠五彩煥焉軼雲霞納日月高明閭爽而北枕居庸東挹滄海西挾太行嵩岱並立乎前大河橫帶於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寰中之勝槩天下之偉觀莫加於此矣永樂中朕嘗侍

皇祖

太宗文皇帝萬幾之暇燕遊於此從容之頃天顏悅懌指顧山川而諭朕曰此古軒轅所都而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良於行金取而都之

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殷鑒加弗良焉天鑒我

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

弔伐用誕安天下天下既定

高皇帝念

前故都也簡於諸子以命我奠茲一方我惟夙夜敬勵不敢怠寧以仰副

高皇帝付託

之重暨建文嗣位信用姦回戕劉宗室舉四方全盛之師以加我於時茲城孤立殆一髮引千鈞矣賴天地宗廟之祐獲以城之孱弱羸老安其危而存其覆又因以清姦憇奠社稷而至於

今日夫山川猶昔也昔之人以否德而失之

高皇帝以大德而得之我承藉

高

皇帝克艱難而保存之柰何其可忘慎德又顧茲山而諭朕曰此宋之艮嶽也宋之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徙於茲元又不戒而加侈焉睹其處思其人夏書所爲傲峻宇彫牆者也肆吾始來就國汰其侈存其槩而時游焉則未嘗不有傲於中昔唐九成宮太宗亦因隋之舊去其泰侈而不改作時資燕遊以存監省汝將來有國家

天下之任政務餘閒或一登此則近而思吾之言遠而不忘聖賢之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拜稽受命無時或忘書不云乎

皇

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刑文王肆嗣位以來凡事天愛民一體

皇祖之心敬而行之洞洞

屬屬罔間夙夜比登茲山顧視殿宇歲久而隨遂命工脩葺永念

皇祖儼如在上敬以

所授大訓筆而勒諸樂石旣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孫於億萬年

縉紳

彭韶

鐵漢樓記

賢人君子聳聲名於霄漢之上而能服乎當時  
信乎後世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誠而已誠積  
而久則著而明凡同是心者孰不信且服哉不  
然無是心者也非人之所能爲者也宋至元祐  
號爲多賢溫公在政府東坡在翰林元城諸人  
爲從官可謂盛矣然當熙豐之後猶再實之木

於是紹聖繼之奸相嗣虐羣賢盡斥元城劉先  
生始落寶文閣待制知南安軍道改提舉洪州  
玉隆觀本軍居住先生遂奉母夫人來寓寶界  
院又改少府少監未一年復徙嶺南瀕危數四  
初心不變東坡推服之曰真鐵漢也後雖召還  
終不能安於朝屢斥以死死二年宋有金難嗚  
呼此豈人所能爲哉想一時君相非不知先生  
之爲賢然畏忌之以爲阻吾爲妨吾樂耳其心  
固計曰天下全盛委裘可治何藉彼迂儒輩於



是君自聖而臣自賢馴致禍變不可救藥所謂樂者竟亦何有而先生之道則昭然於後世矣南安舊祀先生於寓賢祠而寶界未有聞成化戊戌東海張汝弼來爲守暇考圖志得之嘆曰先賢故居其可廢耶適院之右廊樓毀撤而新之於時聶都山民獻梓木一章長九丈徑三尺數百年前物也冥符期會衆咸驚異旣以成是樓題曰鐵漢蓋先生至是始有專祠使來請記噫詔何足以知先生然竊惟名世之賢其道有

三曰合内外一患難齊死生蓋常變終始之極也志在責難已有愧辭是之謂欺先生忠孝正直言行一致未嘗有聲色貨利之好是用獻忠效職吾無忤焉内外不合乎持論從容臨難失措是之謂誕先生遇惇三貶官一再徙惡地遇京又連出謫曾無望焉患難有二乎死生危迫狷者或懼先生於豪判之來檻車之徵笑談處之生死不一視乎全具斯道以立於世非至剛者不能東坡之言豈欺我哉抑聞先生學於溫

公公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退而櫟括七年而後可然則先生所立之卓其誠於中形於外歟後之欲學先生者有所依據矣茲郡人士宜因太守之表章學先生之所學他日登朝小用則師斯人大用則下斯人

張岳

鎮海樓記

廣東海邦也其會城故治番禺自漢以來號稱都會我國家臨制宇內幅員萬里因嶺海

以爲金湯是邦隱然實當管鑰之寄城內北偏有山曰越秀拔地二十餘丈國初天兵南

下列郡旣聽受約束守將永嘉朱侯亮祖始作樓五層以冠山顛曰鎮海樓成而會城之形勢益壯其後樓漸圯成化中總督都御史襄毅韓公命有司修完之比燼於火亟圖再作以費鉅力艱持弗決者累年嘉靖甲辰提督尚書蔡公經巡按御史陳君儲秀折衷羣議出帑金二千二百有奇以爲木石瓦甃丹漆僦傭之費選用

能吏稽董工程以明年乙巳閏月興工既而蔡公去余來代之陳君去御史楊君以誠代之越又明年丁未正月朔工告成規制如舊而閎偉壯麗視舊有加樓前爲亭曰仰高左右兩端跨衢爲華表左曰駕鰲右曰飛蜃舊所無也方樓之未作也環海百萬家矯首齋嗟若失所負及其既作重簷飛閣迥出雲霄以臨北戶羣山內向大海浩渺如禿者之冠痿者之起凡海邦之形勝精神有不迅張翕沓以赴茲樓者乎昔我太祖皇帝以丙午丁未歲命大將帥師北伐是歲又以偏師徇嶺外然後天下合於一樓於是乎始作

列聖繼統休烈至我

皇上稽古重光禮文煥然樓之廢而復興也又適值於斯時蓋斗綱之端貫營室織女以指牽牛之初越所分星也其日丙丁其辰午未其方宿爲朱鳥之精文明之象氣數參會有足徵者斯樓之成豈徒抗形勝於一邦實所以章我國家一統休明之盛元元本本明示得意

於無窮也書稱有虞氏之治曰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亦必以是爲盛當其時陽德昭融雖海隅之遠爲其臣者莫不靖共一心以敬承上德無一毫陰濁以翳其間蓋其君臣之際如此今吏而食於嶺外者冠蓋相接也登高騁望寧獨無帝臣之感矣乎夫苟目前之安而忽遠圖蔽於一方而不知有政理之要風俗之本此徇祿之臣非體國者也撤去戶牖之私獨觀消息之原不以遠自肆不以位自畫一食息一起居無一念不屬於君父其於政理之要風俗之本爲之必盡其方而又擴之以廣大持之於久遠精粹明白夙夜匪懈庶幾於古所謂黎獻者於以登降俯仰此樓豈不有光而無媿也哉故書以告後之君子

名蹟

藩王

秦王誠泳

楊家城記

按郡志前元時有人嘗言於京師一朝士家見一雜書載陽甲城之說曰陽生於子而天開甲始也漢有天下是爲一代開天之始陽始生以期福祿於未艾觀其宮名未央可見愚按此說似爲有理然如其言則是陽甲之名漢已有之何以傳記曾無一言及之且陽甲殷王名漢固不當以古帝王之名目其城也宋次道長安志亦不見取但言隋遷都龍首川此城遂廢俗呼曰楊廣城此說是也迄今歲月悠久遂呼曰楊家城然其實漢長安城耳

縉紳

梁寅

河源記

古今河源之說異禹貢云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於崑崙蓋皆傳聞者山海經言崑崙之水赤黃黑青色以方異穆天子傳言楊紆之山河伯所居是惟河宗佛書言阿耨

達山有大淵水卽崑崙也其山名往往不同者  
或古今變易或蕃漢異稱不然記者之妄耳按  
潘侍讀昂霄河源志今朝之究河源蓋得之目  
覩非傳聞者也太祖嘗征西人過沙陀至黃河  
九度九度者在崑崙西南憲宗命皇弟旭烈征  
西域凡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矣至  
元庚辰世祖命臣都實往西域將城其地以通  
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及還圖城郭位  
置以聞上悅以爲吐蕃都元帥領工徒以往使  
其弟闊闊出馳奏大臣沮之次年還河源在吐  
者西鄙有泉百餘竇地方七八十里皆沮洳不  
勝人跡泉不可逼觀登其旁嶺下視泉竇歷歷  
有列星然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者漢言星宿也  
隘兒者海也星宿海合流而東匯爲二澤復合  
流始名黃河然猶清可涉河析爲九卽九渡也  
廣五七里下復合流漸遠水益渾土人抱革囊  
騎過之其聚落之處多編木如舟以濟附以毛  
革中僅容二人又東則兩山峽東廣可一二里

或半里深叵測矣崑崙崙腹頂皆雪盛夏不消河  
過其南距山麓僅五六十里又南爲四達之衝  
地多盜常鎮以兵崑崙之西人民少山居其南  
山甚峻獸有旄牛野馬狼狽獐羊之屬東則山  
益峻而地漸下岸至狹或狐可躍度河至貴德  
州始有官治歷積石至河州東北流歷蘭州鳴  
沙州應吉里州流正東自星宿海至漢地河南  
北小水旁注者衆其山或草或石至積石始林  
木暢茂世言河九曲而彼地有二折云漢書言  
葱嶺河至蒲昌海水汎流而出臨洮今洮水自  
南下非蒲昌也土人言于闐葱嶺水下流散之  
沙磧則其汎流信然然其複出者莫知矣或又  
云黃河與天通又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閻風  
玄圃積瑤華蓋仙人所居皆妄也世多言河出  
崑崙者蓋自積石而上望之若源於是矣

曾鶴齡

祀神農陵記

神農氏教民耕稼蜡祭醫藥交易之事開萬世

衣食相生相養之源故凡後世有天下者皆祀之而新卽位者則告焉示不忘本也今年

今上卽位實遣臣鶴齡賫香幣祝文求其陵行祀告之禮而陵在衡州之鄱縣鄱縣深僻若獠洞然故自衡舍舟陸行越峻坂涉深塹五宿始至之後又三宿始將事事皆如儀奠獻有虔稱

上所以親遣之意旣畢始若釋重負然猶不敢忽慢遂跼步山麓見有石壁高二尋許廣半之正面而直立或指以爲塚門又上少

許有杉二株一榮一枯其大數十圍高不可計根節如鐵石或以爲異人所種莫敢剪伐者杉下有壇壇下有墀蓋舊有之新又更置或能言更置之絲而未詳也至問陵之所始訖莫能對退坐公館取縣制閱之亦落莫不載以問鄱庠諸生有進而前者對曰聞諸長老宋太祖求帝王之應祀者獨神農氏之陵不可得一夕夢神人戴一笠持兩火訴不血食覺而咨羣臣皆曰是非炎帝乎火位南方宜往南求焉遂遣使者



至長沙之境求不獲將歸遇一老人引而指示之曰是則炎帝塚也忽不見使者還報卽遣祀之遂成故典噫斯亦近於誣也雖然殷高宗夢得傳說遂舉爲良弼孔子夢見周公卒明其道以教萬世繇是觀之則宋太祖之事亦精神所感有然也不可以弗信矧炎帝之神在天無所求而不獲今苟因其故典盡其誠以享焉有不獲者邪予故存其說以告後之來祀者宜盡誠焉耳陵之是否雖置勿辨可也

周伯殷

龍門洞記

龍門洞在長陽縣治南一里清江之陰洞有水北流入於江兩岸夾天峭聳千仞惟晝分則見日繇江介褰裳躡水而進數百步始至洞所懸溜自崖端飛墜勢如垂練聲如震雷凡五坎而至平地每坎高十數仞而下瀦爲潭其第五坎爲潭幽深莫測若盧奴狀兩溪多嵌岩俗傳爲螭蟠窟宅怪石層疊乳水亂滴凝爲鍾乳其下

皆白石瑩潔爽氣襲人如凌陰有異草附崖而生鮮翠盤曲如畫芝象有魚無鱗四足善登木食葉兩岸之巔皆絕巘喬木蔽天人跡莫至其上多烏魑文豹雄獬刺豪羚羊人熊巨蛇毒蟒有鳥焉四足如狐兩翼如蝙蝠毳毛黃紫綠崖而上乃翥而下曰飛生又有怪鴟狸首肉角斷箬使方而啣之呱名曰負板遇之則凶宣德六年夏五月大旱縣尹趙君銓教諭簡君載訓導周君嶽偕余入洞祈雨道流王愈沈符於潭有雲氣從岩竇出拂岩枝而上至於崖端大雨斯注仰視日光炫然自若余輩卽冒雨出洞暨登舟雲氣滿山谷天地爲之晦冥大雨連日乃止田疇旣足稿苗勃興歲以大熟於乎荒岩絕壑邃谷玄湫有禱輒應乃能布甘澍蘇旱災惠及民物蓋神龍所潛然也天下之名山大川在祀典者何限而求其靈應如斯者曾幾何哉予故操不律以告後之宦遊於此者

御賜

縉紳

楊士奇

賜印章記

仁宗皇帝賜印章二其一範白金廣方寸文曰繩愆糾謬蓋臨御之初召少傅臣蹇義少保臣楊士奇至思善門諭之曰卿二人自吾監國時相輔益甚厚今不可以薄但吾有過舉如未得卽見可具述其故以此封識進來賜義與臣各一章且各賜小素揭帖百俾述所言蓋求益於下之切也又召義與臣各賜象牙圖書一臣得楊貞一印皆有璽書蓋念其嘗效分寸之勞也

宣宗皇帝賜方寸銀章二其一文曰貞

一居士蓋取

先帝所賜貞一章而舉二

字賜臣爲號也其一文曰清方貞靖時覽貞一章旣顧謂臣曰此

先帝之灼知汝也然

吾知汝亦非淺指清方貞靖謂臣曰此汝之所  
有而吾所素知也遂以賜臣又諭之曰士奇必  
以所輔

先帝者輔我臣叩首對曰不敢

不竭盡愚誠既拜受賜時皆以爲千載之遭際  
希闊之大恩也蓋  
仁宗初賜臣二人繩

愆糾繆章後數日亦賜夏原吉臣冒昧進曰臣  
與楊榮金幼孜實同職任今賜不及二人幸天  
恩均之言且再三遂賜榮幼孜同一章至

宣廟賜清方貞靖章是時蹇義楊榮胡濙皆  
有賜其文則各因其人而不同於乎  
仁

廟求益之誠切微勞之不忘與  
宣廟之

不改父臣而褒寵之加厚皆自古寡見今

二聖遠矣臣之孱弱愚劣終不能效裨益萬  
一徒捧遺賜而永慟謹志之以示子孫俾珍襲  
云

楊溥

御賜承恩堂記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  
人彌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爲之冠宣  
德七年秋 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粵自

先朝偉著德望暨于今啓沃居多予于庶政

記一  
咨焉予于庶官審焉克允克諧實惟其人欲新  
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繪圖以進有司明日  
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爲圖進弗稱 上

乃自規畫授有司乃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  
陽厥土維剛揀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  
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並作哀高以平築虛  
以實引繩縮版以垣厥周乃建厥堂翼之以室  
乃闢厥路重之以門甃之甃之塗之沐之不踰  
月告成祀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厨汲有井有

庫有廐以儲以牧輪奐咸美百用具備復命大  
臣燕飲以落之肴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  
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當  
時善頌善禱者見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  
敢以不敏辭乃酌而祝曰惟天祐國家乃實以  
賢哲簡昇平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  
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

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

聖天子丕隆

太平之運溥於斯爲

國家賀又酌而祝曰明

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  
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於斯爲  
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惟有德於  
民者爲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乎達  
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  
有之是以似之溥於斯爲公賀公酌而復曰  
聖天子之恩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  
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爲記

學宮

縉紳

顏木

六經閣記

昔談理道不假於言言也者闕而後宣者和  
不言醫佚不言息暄不言衣飽不言食譬如饑  
寒疾苦輒有所白仲尼云天何言哉天無缺故  
不言斯天之所以爲大與深矣哉是故昧於機  
斯言晝魯于理斯言則滯於情斯言律于于紀  
斯言法乖于度斯言節愆于和斯言樂道而足

焉聖人無言六籍又何作哉故後賢之千言不  
當古聖人一畫斯以理道爲精粗弗以辭說爲  
繁簡者與故言愈希則世愈樸言愈繁則世愈  
薄非關言者道有明晦焉爾絲是觀之言也者  
非聖人之得已也六籍也者非聖言之得已也  
聖人不得已而有言後世又何紛紛之說乎吾  
爲毫人建閣而藏經不欲其以言而求焉故爲  
是不得已之言焉

王慎中

泉州府學明倫堂記

堯舜在上設五品之教振民於飽煖之餘而免  
於禽獸之患三代循是以建學爲之立其官師  
作其宮室辯其時物勅其條法甚修而綦隆而  
孟軻氏獨知其指曰所以明人倫也民之不可  
使知雖堯舜猶病之而其聰明疆敏有材智者  
傑然特出於衆人其材之成足以踐三才之道  
其過也至於殄行而驚世智之至足以察萬物  
之理其蔽也則必爲邪說以誣民先王取而命

之曰士而教之於學其所爲教有可得言者矣  
縞收端皞鞞紳綦偪之飾而裼襲委垂之宜琮  
璜琚瑀齊夏和鸞之節而步趨周折之度豆籩  
簠簋鐘鼓管絃爲之器而酬酢搏拊以爲容典  
謨雅頌射御書數爲之文而詠歌講誦以爲業  
耳目足以極視備聽口與手足足以放言恣動  
然所以禁防而開發之者其爲事詳而爲物博  
如此至其所以爲是詳且博者其跡可守而其  
妙不可爲其形可名而其精不可言其通於天  
謂之命出乎命謂之性凝神於不見不聞之表  
默化於無聲無臭之中形器俱泯而思爲無所  
日改月新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其於所謂父子  
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者顧若疎闊而不治簡略  
而無當蓋孔子教於洙泗之濱述聖道以善其  
人待來者所可聞者文章所雅言者詩書執禮  
所不可語人而以待中人以上者彬彬見於魯  
論所載顏魯冉閔之所答問曾不少及乎君臣  
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而以孝爲問者游夏



二人者而已先王所以造士孔子所以誨人其  
 可言者如此烏在其為明倫耶是不可以不知  
 也習其教而不知其所以教繇是會其高者以  
 為發揮於性命而不悟其為人倫之本先王之  
 道使其高也而出於人倫是乃所以為異端而  
 非所以為性命也守其卑者以為該貫乎事物  
 而不察其為人倫之用先王之道使其卑也而  
 外於人倫是乃所以為曲藝而非所以為事物  
 也德之不一俗之不同豈獨學者失其體用哉

以子貢之賢當其未悟猶思托於事君事親以  
 求息焉而少休乎為道為學之倦彼不知其所  
 學者所以學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大  
 學之道極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家國天下固  
 非蠻貊之邦鳥獸之羣也必有人焉居其間非  
 謂之君臣則謂之父子非謂之夫婦則謂之長  
 幼朋友也人有心知志意之精主乎內有耳目  
 手足之動行乎外非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非  
 之於夫婦則之於長幼朋友者也先王之教使

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意以善其內又爲之設其文采備其容器制其度數使有以禁防開發謹其耳目手足以善其外其通於性命者行乎事物其繇於事物者合乎性命其學於事物性命者貫乎人倫故其於家則父子親長幼序夫婦別其於國與天下則君臣義朋友信故無一命之爵無尺土之階而人物之性以盡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畢得誠行邪說無繇而作民生其時無復震驚誣惑之憂其於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雖有所不知而坦然繇之是民之所以親也親而不能明民之所以爲下也明之而使民親焉士之所以爲上也泉之有學

國家所建教學之法則命於天子其來非

一日矣士之聰明彊敏能自致材智以見於世者往往繇之以出而未能得其所以教者郡侯俞公爲政好以德教撫循其民養其長老而訓其子弟惓惓於德之不一俗之不同以爲是有責乎爲士者又不鄙之爲不足與進且知其民

之已信而可用也乃與僚屬咨議叶謀撤明倫  
 堂之舊而新之以與士者講習於此堂而委記  
 於余余謂古者立教其具誠設然所使長治之  
 者皆賢卿大夫以其素講之學成德之行倡導  
 而鼓舞之其於化民成材尤易以侯之賢專有  
 長治之任而斯堂之作及其政成民信之日士  
 之興起發憤於斯時者宜益衆咸思捨舊棄故  
 以聽侯之所為雖今之去古遠矣所以禁防開  
 發之者其具難以一二追古而心知志意之精  
 未有求於內而不得也得於內未有不得於外  
 也學之則為士不學則為民上下之分可不勉  
 歟興造之歲月則始於壬寅七月己巳訖於十  
 二月庚寅金取於帑之美者其役鉅體大而費  
 不及民工不踰時亦可書也侯名咨伯平湖人  
 繇工部郎中出為今官云

鄒元標

太平府重修儒學記

高皇帝廓清乾坤功冠隆古實肇基太平郡郡

錢穀甲兵疆域形勢差殺各郡然風氣淳龐

聖善首及擬之漢事則三輔股肱之邑云郡

故有學朔自青田劉公制頗稱善嗣鑿池通橋地氣宣洩規畫加隆而歲久不無少圯刺史陳公以名給諫出守是邦下車謁廟眺諸形勢慨然思復其舊苦力不支久之得窖中金若干公斥之治城城完廼以羨庚治黌宮實池夷窪隆左伏右後廓前舒廟廡翼翼齋閣巍巍邦人士詠斯遊斯歌曰我陳公力也公欲詔諸人十以

余固陋夙嘗究心儒先糟粕乃遣教官劉廷綬謁記於予予惟孔子至聖憲章文武從周之訓何媿媿言之不置蓋忠質兼用周家道法最爲詳盛故聖而孔子亦不能舍周他適余輩生當盛世涵育聖化最久太平且爲

聖祖興

王之都余何庸援引古誼樹眇論以相高哉嘗思我

聖祖當戢戈索矢之後卽以六論

訓民曰孝曰敬曰睦曰訓後曰安業曰無爲非大哉

皇謨與往聖達德九經三物之旨

相爲彪炳卽詩書所稱何加焉雖然達道有五  
行之者一也聖諭淵涵鬱而未發至

肅

皇始闡敬一之訓揭之學宮實與六諭相表裏  
蓋謂人心馳蕩六飛難馭敬則定定則一一則  
遇親自孝遇長自敬遇鄰自睦而訓後安業無  
非爲一以貫之若網在綱珠在繩咸有條理非  
一一強而致之也道化漸摩碩儒輩出河東主  
復性新會尚自然新建以致良知爲的而餘干  
則一於居敬窮理雖入門頓漸不同要以味尋

道腴上無負

列聖菁莪之化遠可遡六

經語孟之傳今諸賢並列兩廡元標嘗恭誦

今上從祀之詔曰操修經濟皆是實學夫

非示人以爲學之的耶而世之學者尚操履眇  
性命爲幻妄譚性命鄙倫常爲贅疣家持堅白  
聚訟之不相下不知聖人之道若如天如地無  
物不有亦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顧動於意則  
昏耳若規規彼爲得此爲失安知僞得之中不  
有真失乎彼爲是此爲非安知僞是之中不有

真非乎諸士絃誦其中宜思

祖宗六論

記一

之訓敬一之旨先儒未墜之緒一稟自然無動  
於意尊 大明學術以翼我國家鴻龐景祚於  
億萬斯年豈不休哉若曰吾言無甚高論而弁  
髦之是孔不必從周而憲章爲虛語也登孔之  
堂倍孔之訓是曰異學異學有 高皇憲  
令在則吾豈敢陳公名璧莆田人丁丑進士政  
追循良茲學政其大者

顧憲成

長治縣改建學宮記

蓋昔吾夫子憂道之不明不行喟然發嘆曰知  
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竊以爲此兩言盡學術之變矣流而不已復有  
甚焉何以故謂之過公然與不及分途也謂之  
不及公然與過分途也是則知愚賢不肖判而  
爲二有人於此矜其聰明直跳而之於聖人之  
所不知而繩以夫婦之所共知猶然昧焉憑其  
意氣直跨而之於聖人之所不能而繩以夫婦

之所共能猶然却焉將謂之過而庸猥疎脫又疑於不及也將謂之不及而超忽凌頓又疑於過也是則知愚賢不肖混而爲一知愚賢不肖判而爲二其爲失也顯而易辨是故當其過吾得而裁之當其不及吾得而振之病在氣質猶可言也知愚賢不肖混而爲一其爲失也微而難辨是故欲裁其過彼且有泰然安處於庸衆之下者欲振其不及彼且有偃然突據於聖人之上者病在心髓不可言也非徒爾也原其超忽凌頓旣足以見奇而自標跡其庸猥疎脫又足以適俗而自便道蒙其害而人蒙其利道無方縱蒙其害造次莫得而指名人有欲壹蒙其利終身膠結而不解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異時夫子一則思狂一則思狃一則思有恒至謂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嗟嗟夫子非喜有疾而惡無疾也有疾止乎疾之辭也其真心自在也無疾甚乎疾之辭也其真心漸滅盡矣此又夫子之所深憂也長治懷白周公來守吾常

會其邑改建學宮屬予記之予詢所繇公曰潞古上黨郡也國初仍前代爲潞州嘉靖初陞府置縣學仍舊制一世以後人文頗盛乃議分置縣割府學一隅爲之而人文遂遜於前說者歸咎於分裂故基損壞風氣嗣是咸議修補獨高陵劉公來守是土創議改建卜地於藩封之右府庾之隙拓以民居爰定規制請於當道當道僉報曰可已又得孫公會公繼之協終厥事而今而往庶幾人文之有興也敢乞靈於子子謝曰憲也陋何知人文間覽晉乘之邑也雅號爲樸所願無忘其樸而已公曰足乎予曰足矣夫樸人之真心也內之無安排無攙和外之無擬議無矯飾真也是故率意而往率意而來瑕瑜短長皎然畢見不欺屋漏矣可以立本是故有過焉與夫人共知其過能受損矣有不及焉與夫人共知其不及能受益矣可以入德是故修諸家一家信之矣修諸鄉一鄉信之矣脩諸國一國信之矣舉而措諸天下天下信之矣可



以致用何者惟其真也非是卽才若管晏智若  
良平辦若儀衍藻若遷固抑末耳甚者反以藉  
寇齋盜爲世詬僂將焉用之公曰吾子之言善  
乎其以樸張者也請得受而籍之以詔我多士  
且有省乎相與退而反諸心以求無失乎本來  
面目進而取裁於聖人之道以求詣其極而無  
扭於偏藐茲不腆之邑實重有賴焉何憂乎不  
足予謝曰允若茲夫子思有恒而有恒矣思狂  
狷而狂狷矣思中行而中行矣惟吾道實重有  
賴焉何憂乎不明不行謹志之以俟劉公名復  
初孫公名鉉崇陽人曾公名臯廬陵人王公名  
浩臨邑人同事者郡佐童君世彥李君德王君  
愛焦君思忠王君致中縣令李君仙品與劉公  
同鄉同議此舉李君獻明閻君溥縣丞吳承宗  
主簿艾有駮楊善典史馬李章署教諭張一翰  
訓導王三重督工耆民申志臯路仁等皆竭力  
贊襄者法得附書

鄧原岳

路南州新建儒學記

高皇帝之平滇南也蓋實以重兵臨之于時草  
荆未逞講馬上之業覺孽時作無歲不勤王師  
經理既定始圖久安之策郡縣棊置漸以俎豆  
代干戈久之滇乃益治文風且振椎髻之民率  
襲冠裳登其賢能而賓與之壹視中土翩翩乎  
明德遠矣而路南故隸澂江自成化間始改設  
流官地絕僻什一依山菁而居閔不知學其穎  
者稍通章句籍博士往往寄他庠厥後益多道  
經路南稍跋涉書生苦之而山菁之民竟不識  
衣冠作何狀則何繇顧化越人被髮視章甫猶  
弁髦卽引而置之通邑大都文物從容赤面而  
走耳萬曆丙申鍾君應麟來守是邦圖之三老  
咸以爲建學便上其議於是學使者兩臺疏請  
於朝得報可越辛丑而竣不佞受成焉凡所  
創建者曰大成殿曰明倫堂皆五楹曰尊經閣  
曰敬一箴碑亭曰啓聖祠曰文昌祠曰鄉賢祠  
曰名宦祠皆三楹泮水戟門齋舍衙廡莫不備

具蔚然鉅麗之觀矣今守史君載德幸而語之  
曰是諸大夫寵靈而載德藉手告成事者也願  
使君勒石紀之夫古造士之法則莫詳成周考  
成周之所爲學者其名曰庠而釋之曰庠者養  
也養也者作其孝弟忠信之心銷其暴戾恣睢  
之習六禮三物皆此志也辟之養木者然置之  
於深山大澤無斧斤之擾至於干霄然後以備  
明堂之用此寧可歲月冀効哉

高皇帝

養士二百餘年其法稟之成周而其要乃在伸  
士之氣而培其節夫士之氣不扶則抑士之節  
不植則墮廟堂之上威欲行於逢掖之細何求  
而不得毋寧自屈而伸之凡以培倫常而明紀  
綱使之有所維持而不壞古聖王所爲長治久  
安之術其率用此邇者利孔旣開盡山澤而錮  
之卽學宮不免焉遂至右鹽鐵之義而左文學  
之說薄其所謂養者而重其所謂罰者士之氣  
節幾抑鬱而不得伸彼都人士且儼然依夫子  
之教而凜然習

高皇帝之約束堅持孝

悌忠信之心而盡訕暴戾恣睢之氣夫以荒服  
反覆之國易動難安曩日金革所不能縻者而  
今以非道加之猶不易其素此無他教之所懷  
上之所作也史言文翁守蜀見蜀地僻陋有蠻  
夷之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者親自  
飭厲遣詣京師受業蜀人士化之比齊魯焉今  
士生右文之世不出戶而得師何論漢德故被  
服聖教則爲良士沐浴聖化則爲良民毋自卑  
其氣毋自隳其節以用夏變夷較然不負其所  
學則豈惟諸大夫藉以榮施不佞視學於此有  
厚幸矣鍾君內江人史君潛山人前後守澂江  
者王君祿兆卽墨人程君子侃休寧人皆與有  
勞者其經費則二刺史捐俸爲大役先而庶官  
羣弟子亦樂助其成云

雷思霈

歸州新修文廟儒學記

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  
鄉里也舊治江南嘉靖辛酉歲倏爾陸沉高岸

爲谷廼徙於江以北而學宮在州治山麓之右  
先是人文鬱勃與夷陵參等徙四十餘年矣無  
一上公車者至

今上萬曆之戊申而州

大夫張公始以形家言遷於州治山麓之左不  
旬月而成州大夫介幣於兩生而以記請余惟  
孔子云文王我師也而文王實師繹之先人鬻  
子今所傳惟有兵法而文王始作易楚之臣猶  
有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安知與鬻子所  
論說母乃非連山歸藏之遺乎昔人自峽中得  
古易與今文絕不相類亦安知其無也十五國  
無楚風而屈左徒始作離騷假令生於孔子之  
時其所刪定豈在齊秦魏晉之後耶然以不及  
孔子繼三百篇而別創一體合于比興之義不  
則風雅之道亡矣而今之學孔子者以欲舉孔  
子而私有之語軍旅則以爲武夫事何以曰我  
戰則克語文章則以爲壯夫不爲何以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語氣節則以爲孤憤而不中于  
理又何以稱志士仁人也是取一椎魯無用之

夫與時俯仰掇拾道學家一二酸語而以為聖人也烏在其學孔子夫鬻熊周家一代之師左徒詞人萬世之冠我聞歸人士多治易與詩易與詩舍此安做真能學孔子者乃能為鬻子乃能為左徒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凡我多士慎毋以鄉之人而易視之慎毋以文章氣節功業與道德而岐視之非惟不知文章氣節功業亦且不知道德矣大抵天地間有通理必先有蹇剝六經之道如日月經天如江河經地無有已時甫出而遭秦皇鬱攸之慘而後其書始厄為牆壁間物馬上之習始不足以治天下而石渠天祿表章之力居多濂洛關閩諸君子繼之概字櫛句如日月之蝕而復明如江河之塞而復決無奈其值腥膻之季世界幾不復有人理而我

高

皇帝用以經國取士一道同風登唐虞三代之理者繇此途出蓋大治以大亂乃生大信以大紂乃成多士之不克蒸變斧藻于世者不為不

久天地靈氣自南自北輾轉固亦有時遠或數  
百年近或百年繇今觀之此其時矣夫豈無如  
前兩君子生其間者乎若區區以形家爲言則  
山川如昨人民不改此地又何得有熊繹之封  
疆屈原之故宅也是役也州大夫實董振之而  
觀察使高南昌巡功茲土愾然興嘆力主其議  
其費半出公辦半出學田之租半出諸生之捐  
金凡學宮所應有者靡不庀具惟廣文官舍未  
之有改州大夫以吳中名士與諸生更始而誘  
進之興二百年之甚盛事厥功已侈大哉易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大夫之謂矣張公  
名尚儒和州人兩生某某是時州倅某廣文某  
某因并記之

韋布

李杜

崇正書院記

昔先王以修身正心之道著而爲治能使人自

約於禮而泯其欲心故天下之風卒歸於正而治教大行於後世其所以勸率而程督之者雖有其人與其具而非其所專倚而甚賴也使聖人之教天下而專賴於其人與其具則其人與具之所不及而其教且有所格而不行而不得謂之化國蓋昔聖人慮天下之不治也必始於正道之壞而崇其淫僻故先有以辨其分而定其志其分田制祿都鄙有章溝塗有界以大統小以卑承尊蓋其疆理封域之間固已截然其嚴翼肅乎其平章毋敢有越厥志者矣其國之老少自歡於服田力穡入孝出悌之中不知其爲勞而忘其身之爲賤其卿士大夫服官秉職兢兢然有不稱之懼而若瘝於其身無慕尊羨侈之心而不見其爲逸而忘其身之爲貴此所謂遊於化國雖開之以邪僻而有所不從故天下極治及周衰禮廢列國交爭則先王封國之制自諸侯壞之而卿士大夫各以兼并自雄於井邑之間而氓庶之賤始無以自相長養於畝



畝之內上下交征欲怨並熾而先王之正道蕩然不存矣孔子生於周末明治亂之原乃始嫉三家之僭禮昭兩觀之當誅墮郈邾正丘甲思欲存先王之治於魯而不可得乃與其徒講於洙泗之濱其於富貴貧賤義利取舍爲已爲人處約處樂之言獨惓惓而不置三代以前先王所以教士者三物六藝未嘗汲汲於此也推其意蓋傷先王之正道旣不得以望之民隸而猶可冀於聰明強毅之士有以存之於不墮故使之終日於詩書執禮文行忠信要以鼓動而薰磨之使自泯其畔援歆羨之心則其不慮之知不學之能自有所擴拓以及於世而獨發其蘊於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千百年間未有明摘其蘊者而濂溪周子獨發之曰一者無欲也夫所謂欲者豈專以聲臭安佚飲食男女哉生人之所不能無聖人之所不去也蓋雖富貴貧賤死生功名語默進退直婉取與尤不容處之以有欲之心有欲則二無欲則一有意則二無意

則一矣道而至於無欲則飯糗茹草將終身而已矣披衿衣鼓琴二女果者固有而已矣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而已矣其處上下也能爲唐虞之禪秦伯之逃其齊死生也能爲比干之死夷齊之餓以開一代之治則如周公之制作以立萬世之極則如孔子之刪述大哉一也斯其貫矣堯舜之精一非有所期於夫子而夫子之言道自不得不出於一貫夫子之一貫非有所期於周子而周子之明其義自不得不出於無欲以無欲言道則雖夫婦之愚不肖皆可以與其知能而彼自懽於服田力穡入孝出悌之中者皆可以爲聖人之徒而聰明強毅者得之則其不慮之知不學之能自能有所拓擴以及於世而彼刑名術數功名章句之徒殆將見之而內降聞之而起愧求正於吾黨而有所不暇吾獨怪夫釋老之心可謂無欲矣而儒者攻之彼自反其心之無欲也與儒者同而儒者攻之則亦有所不服吾又有以破之而彼不得辭彼佛

氏之心可謂無欲矣然其視天下之物皆以爲無足欲也而善於忍辱忍辱之極也而至於無諍夫政失於朝則宜諍之於朝矣禮失於家則宜諍之於家矣道失於學則宜諍之於友矣未聞無諍而可者也彼不知吾之無欲也未嘗欲諍也而不得不用之於不得不諍之時彼蓋生全於儒者有諍之中而不知有諍之爲功使世皆無諍則佛氏之死久矣老氏之心可謂無欲矣然其視天下之事皆以爲無足爲也遂至於槌提乎仁義絕滅乎禮樂則其言之失視佛氏益甚矣彼不知吾之無欲也正欲以端夫仁義禮樂之原使天下有所循而不亂而乃以爲天下之亂皆始於仁義禮樂彼自生長於仁義禮樂之中而不知仁義禮樂之爲功使世無仁義禮樂則老氏之死亦久矣噫彼其心之無欲也與儒者同而其功用不足以及於世則猶微有自私自利之意介乎其中而不免有悖於孔子之所謂一者是以聖人非之使其獲生於聖人

之世而得聖人而正之則其功用之所及又豈止於二氏哉二氏之流耻其功用之不顯乃托於靈通冥報完精永年以自神其教則厚誣其師失益遠矣今世之閔然從之者不知其所以得而其閔然非之者不知其所以失故吾特本周子無欲之旨通乎一貫者以爲崇正之論而併舉二氏之無欲所以異於聖人者使世之學者如聖人之無欲而稍異於二氏則無不正矣噫先生之制其廢已久旣無以使人自得於無欲幸而有二氏者能自得於無欲矣而其幾微之差又不足以有所及於物而反以爲閔然從之之害則崇正之論豈得而不作哉萬川沈公好古樂道嘗夢寐濂溪示其所之及尹會昌度學之隙地以建神交之閣而寫蜀山人所著太極於其上兩廡爲房聚其邑之良朝夕講焉蓋將明周子之學以達於孔氏而所作五行論述則又若有疑於周子旁通曲喻不固前聞四方之賢士多從之遊者役竣以呈於督學賓巖何

公公嘆古學之晦而喜其復明於公也因命其額曰崇正書院而令請記於名筆公曰終當屬李山人耳迨予至會昌則公已遷工部去京師公之門人諸君述其意於杜杜與公論學多師其說故雖其既去而猶樂爲之記

官署

縉紳

葉淇

戶部題名記

惟我

聖祖稽周官司徒建戶部設尚書

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以率其屬乃永樂七年己丑文皇帝北狩於是行部戶曹之

設十五年丁酉復設行在戶部至正統辛酉

睿皇帝始定都邑去行在之名蓋戶部之

有今署也更累朝若干年尚書暨侍郎凡若干人後以京儲事重特設侍郎以理之又若干人矣雖典籍具存然卒欲指數其名氏且不可得况其出處履歷之詳乎淇承乏尚書後懼自今

將益散滅無所紀用是謀諸侍郎吳公原侶公  
鍾及黃公傑繙閱故牘備錄以刻諸石年序而  
階列名揭而蹟疏之且各虛其下方以俟來日  
淇竊惟公署之有題名固將考往昔垂無窮以  
備文獻之傳於所以起閱者定品評而勸戒之  
意實寓乎其中蓋物聚則妍醜形焉事比則得  
失著焉人並則賢不肖判焉繇數十載之後覽  
數十載之前愛憎旣公誠僞亦著是是非非固  
有不能以毫髮爽者至於時有豐約勢有難易  
而舒縮之間或有異論然知德者觀之亦自不  
可得而誣也夫君子之爲善固不爲名而沒世  
不稱聖人猶以爲可疾名之所繫亦大矣況與  
賢同道則名罔不昌而身享天下之榮與不肖  
同迹則名罔不隳而身受天下之辱此豈待後  
世而後定哉是故夙夜兢惕鑒觀前人則所以  
殫吾職而熙明天子之績者於是乎在矣凡我  
同事越後之君子宜有所儆焉淇不佞僭爲之  
記

王鴻儒

甘肅都察院題名記

甘肅在中原之西數千里當玉門陽關之內漢史稱爲故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予考之於書殊不其然昔唐虞都冀卽今平陽帝都四距各五千里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是也書亦曰黑水西河惟雍州燉煌在甘肅爲極遠郡後漢志注謂燉煌去洛陽五千里則去平陽又不充此數矣且黑水又在其地昔商道旣衰棄稷不務不窳處函邵之壤而猶曰自竄於戎狄之間周末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畿甸之中尚有戎落况甘肅之遠乎繇是觀之甘肅在三代之前固中國諸侯封畛也其疆域如此初武帝徙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無道後皆爲衣冠大族名臣良將策畫之士藝能之人累出其地其人才如此酒禮之會上下相通賦政寬厚吏民親服風雨時節米穀常賤盜賊稀少和氣之應賢於內郡其風俗如此地廣民稀

水草宜芻牧六畜爲天下饒其土產如此王莽  
末關東兵起竇融獨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屬  
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其  
險固如此繇是數者而觀之夫豈可以荒漠其  
地而鄙夷其人哉  
太祖高皇帝既定中

原之五年命宋國公馮勝拓地西郵而甘肅始  
入職方自是而後率以宿將鎮守其地後復益  
以文臣與中貴凡整軍經武實共叅協其所以  
南輯羌戎北禦胡虜西扞西域諸國者無復遺  
算自是關中無事而海內晏然矣正德戊辰內  
鄉胡公繇山西右布政使進拜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奉勅出填茲土公至鎮與元戎勅使協規  
一心蒐軍實繕卒乘積芻粟完亭障謹斥堠校  
功簡士號令精明暇日因稽按故牘求嘗巡撫  
于茲者礱石題名置于公署用存故實遠遣使  
幣而命予記之竊聞自宋司馬溫公著諫院題  
名記而有忠詐直回可懼之說天下之論莫能  
易之予嘗以爲中人之資可導而上下者以是



懼之可也題名之意疑不止此昔趙文子枚數  
晉之名卿而馱取士會謝混歷評族從子弟而  
深與弘微君子尚友千古之士而論其世必有  
所從違以爲處身應事之則而况居邊陲之雄  
鎮當國家之隆委而前人之政或寬或猛或繁  
或簡年歲雖遙事端相接具在故府可以覆視  
勒其名於石公事有間召老校退卒指其名而  
問其事事會之來資之以應卒不亦善乎比之  
徒懼之以忠詐直回之跡而不示之以主善得  
師之方者亦若有間矣公之意或兼出於此乎  
予昔與公同硯席每見公屬綴如流及公之仕  
也鳴玉禁庭均逸外服者二十餘年益明習天  
下事今茲建節一方統制千里其機神算略雖  
非愚淺所能測知然卽此而求之亦可以得其  
梗槩矣傳曰作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之作法矣  
公行還朝此則當附涼州故事云

方豪

孤樹堂記

嘉靖六年冬十月初六日予蒙恩起廢復除廣東按察司僉事職鹽法屯田明年四月朔視事前堂曰明慎後堂曰持廉秉公後堂之後有堂三間左爲予室右爲胥吏所居中與後堂稱自堂後經室後而東有亭在竹間曰清節前堂之西自小廊入折而南渡橋臨池有臺曰濯纓臺後有亭曰喜有皆前人所名予不敢更唯最後堂未名見堂後一嘉樹根蟠于牡蠣之牆裊若龍枝拂於市舶之舍童童如蓋廣可三間而高過之初不知爲何木詢之士人但曰椈樹椈樹至詢其字或曰東筦之筦或曰草菅之菅予皆疑之蓋樹之名必從木豈以竹從草也初官甚冗未暇攷閱意將制一字於木旁貼一完字曰椈有木如此可謂完矣比攷古書果有此字公退對之繁陰滿簷清風自生炎方得此殊覺蕭爽因憶西曹之槐故山之松小浣之根皆所珍賞故窓曰見樹軒曰松卧泉曰青蓋異地同情扁曰孤樹夫嶺南之樹不爲少矣若鐵梨花梨

之為美材若荔枝龍眼之稱佳果若松栢槐榕  
 之足清蔭何地弗植何人弗識椀也人且昧其  
 名則植之者罕矣堂前後有梅數株竹數百竿  
 芙蓉芭蕉芰荷之類若干本之大而喬者唯椀  
 舉無與並焉樹謂之孤宜也堂謂孤樹亦宜也  
 錢穀刑名之猥瑣嫌疑謗怨之繇生必有特立  
 獨行之士不避怨嫌法期於必行不受污涅守  
 期於必不可奪乃可以共是職居是堂也夫受  
 污涅而移所守者誠不足道矣有守而避怨嫌  
 不敢盡法者斯亦為名之流耳何有于特立獨  
 行也乎何補於是職也乎何取于是堂也乎故  
 以孤樹名吾堂庶朝夕居之見樹而生警比之  
 盤几紳韋之器嚴師益友之人也客有過之者  
 愛賞不忍去每曰孤哉樹乎美哉堂乎強哉堂  
 之人乎敢問其所以孤主人對曰眾無與伍之  
 謂耳客曰此孤之名耳非孤之本也本立則支  
 茂支茂則蔭廣蔭廣則觀奇觀奇則愛鍾而無  
 與伍矣於是主人乃悟立本之道

徐階

青浦縣新建察院記

嘉靖壬寅冬詔作青浦縣於松江府治之東北  
巡按監察御史侯官舒公汀率羣吏經營之有  
成議矣會以代去明年春莆田周公持斧繼至  
喟然言曰松爲里千四百有奇而屬邑維二

聖天子以爲難理作茲新邑蓋所以爲民  
甚厚而吾屬將順焉者一有不至責其可辭乃  
進郡守順德何侯繼之推官莆田黃君洪毗計  
費所出已則俾攝華亭事通判內江張君叔宣  
知上海縣莆田張君秉壺督其丞狄希明等爲  
之閱四月邑有廨學有宮巡察有院神有祠民  
有廬室蓋訖工之速前此未之聞而民未始告  
勞也於是侯請予記察院之成刻之石維  
國家置御史寄之耳目委之風紀其在於內於  
事無不得言其按於外於政無不得問故其官  
曰監察其所居之署曰察院則察固御史職也  
然予聞之察一也而用之有善有不善善則爲

明爲審而天下之治繇之以成不善則爲苛爲  
伺而天下之事因之以僨在易泰之九二曰包  
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夫九二以剛中之德當  
交泰之會其於誅賞與革固宜肆其力爲之而  
顧有取於包荒何也人之才或長於彼而短於  
此而隨俗習非亦或不幸而入於過如是而欲  
盡棄焉則有乏才之憂政或不宜於古而宜於  
今亦或人以爲不便而課其利害則猶利多而  
害少而吾思所以易之者又未見其果勝如是  
而欲遽變焉則有滋弊之歎夫惟君子智足以  
知其然而量足以容之故其智爲光大其道得  
尚於中行而泰之治成焉斯古善用察者也今  
天下患在議論多而成功少夫其議論多也亦  
以用察之義不明敢於訾人而輕於變法是故  
易言之及臨事而乏才則旋取其棄者卑之以  
位而不知乍進乍退人將無固志以盡其能法  
立而弊滋則繼焉者必矯之以繇舊而不知一  
革一復之際民已不勝其擾無怪乎成功之寡

覩也公之爲是院也亦嘗思所以爲察者乎頃予見公語法必原夫情語古必詢諸俗其爲政不爲簾視壁聽而奸自無所容不喜爲紛更而調停補葺民實陰受其賜蓋今善用察無如公者嗚呼後之君子居公之室因以紹公之政則斯民之幸而於公亦不負矣公名亮字某嘉靖壬辰進士何侯丙戌進士廉靜豈弟與公志相合故請予記者侯云

董份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古御史爲柱下史記事之職秦漢時始執法彈事初秦設郡縣命御史監理謂之監察史今監察御史是也然秦惟監郡得稱監察而是時各監其郡其權尚輕至漢命直指使者巡行天下雖不名監察而任滋重晉嘗分十三曹唐宋間有三院其一臺院掌臺紀其一殿院掌殿中儀其一察院掌按事明興諸御史皆稱監察分其道十三略倣晉制而各隸以諸省因名焉每

朝儀則得以其序侍直無殿中常員罷殿院其  
諸按事則皆稱察院如故而十三道居臺中卽  
所謂臺院者也諸道故皆有題名惟山西道尚  
闕于是御史楊君博考遺逸網羅自明與以  
來諸嘗爲御史此道者序次其人與吳君加詳  
言焉勒諸石而請予爲記予惟御史者耳目風  
紀之臣古先王所以弼違匡善繩枉矯邪防微  
銷萌以成治者也然世治則聽覽之道廣綱維  
方飭上下咸樂于聞過前有褒言之賞而後無  
忌直之諱進則九重開顏悚容而受出則百官  
斂手奉身而不敢失此如登高順風其呼易也  
當是時自非本末顛躓之人孰不效而爲直哉  
故其盡忠竭誠者旣皆以自見而有以激之言  
過計之慮亦皆並容于朝往往其辭危而指暢  
及其後則其言稍難已非有卓立特持之士未  
有不受變于時者故其巽與遷避者旣多以自  
容而其憤懣之衷謇諤之志亦皆紆徐隱忍于  
世往往其說婉而其慮艱故察耳目風紀諫爭

之臣可以觀世矣然古之賢臣豈特嘗試于事  
一慷慨激烈之發而已哉彼其體道經德納已  
于正者確然自信于人時皆知其不可奪而吾  
必無以動于外故傳稱金石之不可改者以其  
質之素定也而屈原嘆蘭蕙之易化者以其美  
之難持也故耳目風紀諫爭之臣亦可以自觀  
矣題名凡若干人始自某年迄于嘉靖甲寅以  
待後來無窮云嗟乎我 祖宗創業至我

記一

皇上開聰明攬羣策統體大備成太平之基  
者且二百年諸君盡直于其間時固非有難者  
然其賢者皆持不可改之節足以明世治者也  
後之人指其名而求之其于爲人又可觀矣斯  
事體甚大不可不書而楊君吳君志操懍懍其  
立朝按部皆有持正名茲能力搜闕遺備所未  
有之典使後有所覽觀尤有足嘉者故予因論  
著之雖然二君親舉其職而記事柱史事也其  
何有于予言

蘇濬



浙江按察使題名記

記一

觀察使吳公以退食之隙蒐掌故上下賢豪間自國初至今爲使者百二十餘人因次其姓氏勒之石命濬記之濬觀函夏提封之區浙得百二焉火耕水耨舟輿輻湊其俗懷諛舞智窳窳摩牙虎而冠者視三尺不甚惜熏轅結駟之朋能爲蠱尾青蠅變色指素爲蒼吏茲土者亦甚難哉正統成化間以風稜自肅給者軒楊尚矣弘治之世吏治烝烝而邵文莊公僅以總大綱表見豈張弛之用故殊耶抑蕭規曹隨時各有適耶濬聞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得一切便宜行事朝上爰書夕卽報可國初此意猶有存者今部使三五文網叢密且左書右息矣江郵胥慮往來如織龍章歲造機軸雲集卽軒揚而生今能以一嚮款賓否能裁貂鎗諸供具否濬知其難也記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茲吳公之衷哉

黃輝

密雲糧儲司題名記

密雲之重也自古北隙虜始也重益兵兵益餉  
于是卽易而正牒易而勅得專舉彈將吏與制  
府撫按比餉額至五十二萬九千五百有奇多  
哉不啻數倍于初矣兵有二曰主曰客餉有四  
曰屯曰漕曰民運曰京運歲終繩其籍而上之  
大司農考中上則卽有紀擢有不次者自嘉靖  
二十六年以往爲主事若干人其後爲郎中若  
干人予友錦泉梁子將名諸石屬予爲記記曰  
昔孔子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今之會計不  
然名之曰餉實兵之以也將卒有司靡不預餉  
事郎以閱人人亦以閱郎今也求加于昔後必  
復求加于今更以爲勝而忘乎其更以爲師也  
蹶生安漏生塗創旣爲因因復爲創因創之端  
相遺無窮有其遺之或不能名之存其名將以  
存其所遺也嗟乎士當窮時料量不出庭戶非  
智誠不足顧安所得質而運之一旦從大司農  
後爲

天子持籌邊計健兒如林大將如

虎受事隸如雲駉牝仰秣如游龍咸仰我寸籍  
以爲忻飽有錢泉如有倚山如左納右出談笑  
而理之彊弱之形能否之實自耳自目不關他  
人善敗之相猗瑕瑜之相用有餘不足之相補  
隱然日陳乎吾前以曲發其神智而益生其意  
氣者皆是也世之閱我必有我遺我之自閱則  
何以自遺觸者百囂受者獨瑕撫之乎恐逸而  
收之乎如笑其察至公或疑于神其得至私不  
可以不告人是天下之快資而忠智豪杰之所  
欲亟得也錦泉子則其人乎哉視密雲劍二年  
用課最擢遼東兵備是行也日無倭虜矣吾故  
樂爲之記以告來者

皇明文徵卷五十二





